窗外有芭蕉

窗前

一直很喜欢芭蕉。

喜欢“芭蕉”这两个字爽利而内敛的音韵，喜欢芭蕉阔朗舒展、青翠似绢的蕉叶，更喜欢看芭蕉静立在江南古宅或园林一角的古典与清雅。

这个夏秋之交，我们乔迁新居后，看到邻居家的小花园里花木扶疏、错落有致：绿萝和常春藤垂挂在矮墙上，淡紫色的牵牛花爬上了树梢，橙黄色的凌霄花盛开在竹制的拱门上。最引人瞩目的是一棵树形潇洒、绿意葱茏的芭蕉。这棵芭蕉三米多高，已超过二楼人家露台的高度，正对着我们家的落地窗。某天邻居站在芭蕉下和我们聊天，交谈中得知，这棵芭蕉是他两年多前种植的。我们坐享其成，竟然有了与芭蕉朝夕相望的美事。

如果说从前对芭蕉的喜爱，只是一团朦朦胧胧的愉悦感，现在则不由得想对芭蕉多一些了解。

在宁波，芭蕉很常见。于是连续几天的清晨，在送女儿上学后，我便前往宁波博物馆近距离探看。这里的芭蕉，相对低矮一些，因为没有修剪，也更原生态地展示着芭蕉的新陈代谢。

我第一次注意到，蕉叶未展开前，是卷成烛状的。它们有的刚长出一小截，有的已长成一大段，还有的如字画卷轴。最有趣的，是那包卷顶端的卷须儿，像一缕凝固的飘忽的烟。我观察到一株矮小的芭蕉，前一天早晨还有一片叶子是微卷的，第二天已舒展成嫩绿的幼叶。原来，蕉叶就是由这些包卷慢慢伸展开来的。

脑海中忽然浮现出“绿蜡”这个词。《红楼梦》中，元妃省亲时命众姐妹并宝玉题诗。宝玉有诗云：“绿玉春犹卷。”宝钗提醒他将“绿玉”改为“绿蜡”，并告知用典源于唐代钱珝咏芭蕉诗，“冷烛无烟绿蜡干”。而张爱玲在《红楼梦魇》一书中，曾以“绿蜡春犹卷”为上联，续下联为“红楼梦未完”，并引为人生憾事之一。

以前看书，虽然对“绿蜡”“冷烛”不解，却未曾细究。此刻看到这些包卷，再品读钱珝的《未展芭蕉》诗：“冷烛无烟绿蜡干，芳心犹卷怯春寒。一缄书札藏何事，会被东风暗拆开”，只觉豁然开朗，万般妥帖。而后两句，诗人将未展芭蕉比作写满少女心事的书札，而东风又如此顽皮，更是想象独特，别有意趣。

芭蕉是唐诗宋词里非常重要的抒情意象。文人们常常将芭蕉与愁思联系在一起。如李商隐的名句“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吴文英《唐多令》：“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雨也飕飕。”

雨打芭蕉，更为文人们所广泛品鉴。白居易有诗云：“隔窗知夜雨，芭蕉先有声。”细雨润物无声，芭蕉有声，雨势必定不小。八月底的某天，夜半酣眠中，迷迷糊糊听得骤雨忽至，窗外雨声潇潇，绵密急促，如于山谷听远处飞瀑声。起初，我们以为是雨水打在新安装的玻璃房顶的声响，后来忽然想到，这大概就是雨打芭蕉了。有了这种听雨体验，再念及南宋赵鼎“要作秋江篷底睡，正宜窗外有芭蕉”，欧阳修庵“篷窗卧听潇潇雨，却似蕉窗夜半声”，便有了更深的理解。蕉窗或篷窗听雨，是喜是愁，关键还在于心境。

除了愁思，芭蕉另有一种雅趣。芭蕉的叶片为平行脉，唐代路德延《芭蕉》诗云：“叶如斜界纸，心似倒抽书。”意思是说，叶子像斜纹的帛纸，中心一圈一圈斜转着往上长。

蕉叶题诗，雅人深致。据说，唐僧人怀素种芭蕉万余株，日以蕉叶代纸写字。清代李渔《闲情偶寄》中云：芭蕉“坐其下者，男女皆入画图，且能使台榭轩窗尽染碧色”。他对蕉叶题诗情有独钟，认为可“随书随换”“雨师代拭”，“此天授名笺，不当供怀素一人之用”。他的题蕉绝句：“万花题遍示无私，费尽春来笔墨资。独喜芭蕉容我俭，自舒晴叶待题诗。”其流连蕉叶间挥毫洒墨、自得自乐之态，跃然纸上。暗想：吾辈无才可题诗，但某天带上几支笔，寻一晴叶写字，虽东施效颦，任性一回又何妨？

清代蒋坦伉俪“蕉叶对诗”的故事最令人难忘。据蒋坦《秋灯琐忆》记载，夫人秋芙手植的芭蕉叶大成荫，风雨滴沥，蒋坦于枕上闻之，心与之碎，某日在蕉叶上戏题：“是谁无事种芭蕉，早也潇潇，晚也潇潇。”次日见秋芙续：“是君心绪太无聊，种了芭蕉，又怨芭蕉。”秋芙之应对，与苏轼词《定风波》中柔奴的“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芭蕉为芭蕉科芭蕉属，蕉叶结构疏松，极易被大风吹裂，所以宜种植在避风的地方。据说徐悲鸿曾让齐白石和张大千互换一下各自的“强项”，让白石老人画芭蕉，让张大千画虾。白石老人表示不敢下笔，“因为我没弄清楚，芭蕉花的卷心是怎么长的，应该是左旋的还是右旋的？”窗外有芭蕉，但我对芭蕉的了解还太少了。我观察过芭蕉卷心，但尚未观察过芭蕉的花果以及更多的生长规律。

忽忆多年前，我们曾给女儿在芭蕉树根旁拍过照片。今天翻看，竟然已是15年前。果然是：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牧归 邱英士 摄

晨练

大漠

东方的天际线刚露出一抹亮色，河边小树林的斑鸠开始醒来，亮开嗓子“咕——咕——”，拖着长音，唤醒栖息在远处枝头上的同伴，远近应和着。煎熬了一夏酷热的秋虫回过神来，“唧唧——唧唧——”，趁着夜色在路边灌木丛窃窃私语。一早起来，打开楼道北向的门，有一股凉凉的风轻轻吹来，忽然感觉薄薄的衣衫已抵不住丝丝寒意，才想起节气已过白露，不知不觉已是“风清露冷秋期半”了。这不，楼前那一排银杏已泛出淡淡的黄，正悄悄地酝酿着深秋的辉煌。黄山栾树的枝头开出嫩黄的小花，小黄花落下来，落在了树下汽车的天窗上，星星点点，也落上了我的发梢。

独自穿过黑森森的曲径，豁然亮堂的便是小区中庭广场。说起来有点矫情，在小区住了十来年，这么早光顾这里还是第一次。起得早时有，要么是出远门赶路，抑或急匆匆外出办事，没有一次因为有闲心特意来此驻足。今日是例外。

自从报名参加单位工会组织的太极拳学习，之前宁可跑到江边公园快走上一个小时也不愿意在慢动作上磨蹭的我，终于耐下心来坚持了两个月，跟着太极馆的老师学完传统八十五式杨式太极拳的套路。太极拳那虚实结合、刚柔相济、慢条斯理的一招一式似乎给了人一个心理暗示，浮躁的心开始沉下来。俗话说，曲不离口，拳不离手。于是想到先去小区晨练中考察考察。

五点半不到，天空清澈，淡月西挂，小区一片静寂，间或有一两个早锻炼的年轻人在小区道路上跑过，而空旷的中庭广场早有老人聚集在这里晨练了，有沿着水池徒步甩手的，有倚着矮墙弯腰搁腿的，有蹲着马步热身的……十来分钟以后，早锻炼的人们开始自发从广场周边集聚拢来，按各自的锻炼喜好群分，约定俗成地把区域划成一块块不同功能的运动场地：广场东南角是舞剑的，十几个老人手握长剑慢悠悠地操练着；北边的银杏树下，一位仙风道骨的拳师后面跟着一二十个大妈大伯，起势做健身气功。跳扇子舞的女人们占据了广场的南边，伴着《春江花月夜》典雅柔美的旋律翩翩起舞；紫藤走廊附近散落着几个做操的老人；半圆形的花坛边，早来的大妈正跟年轻人单挑，羽毛球扣杀起劲……伴随着悠扬的乐曲回荡，朝霞从东边的楼宇间斜斜地照过来，直到石块铺设的广场洒满一地霞光。其间不时有提着菜篮子的来往，有遛狗的穿插，有背着书包的走过……好一幅生机勃勃的社区晨练图。

在舞剑的队列中，一位穿红衣服的老太太特别引人注目。老太的背有些佝偻，看上去特别矮小，又提了一把沉重的剑，远远看着让人心疼：为何不在家好好休息，一大早出来受这般累？我一直担心她手上的剑会不会掉下来，直到一套动作完成。显然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兴许看出了我的心思，在旁搁腿的大妈告诉我，那位老太太今年九十二岁了，退休前是位妇产科医生，她经常来这里锻炼，身体状况比之前好多了，思路清晰得很呢。“啊？！——”我惊讶得叫出声来，那个动作迟缓、让人心生爱怜的老太太竟是九旬老人？！九十多岁还能练太极剑？！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的老伴也91岁了，别看现在腿脚不便，以前人家还是长跑运动员呢！”大妈继续补充着。“是吗？！”我瞪大了眼睛，顺着大妈指点的方向，看见一位老人拄着拐杖，沿着广场周围一步一前行地活动着。我用羡慕和钦佩的目光远远地打量着这对晨练的老夫妻，脑子里浮现出“只羡鸳鸯不羡仙”的俗语。

“他俩可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呢！”打太极的老陈感慨道。

今年刚退休的老陈也可谓是这里的领军人物，他说他打了十多年的太极。一袭白色的练功服，风吹衣袂，飘飘然似玉树临风；白鹤亮翅、抱虎归山、白蛇吐信……一招一式间，似白鹤翩翩起舞。只要他随身带来的红色小唱机一开，音乐一起，他的后面就“唰”地一下围拢一批男男女女，他在前面领拳，大家紧跟在后面边学边练，健身气功、各式太极拳、观音拳等，一套套拳路打下来，个个面色红润，汗流浃背。

还有，你绝对想不到眼前这位身手矫健、扣杀凌厉的打羽毛球的大妈竟也七十有八。刚才看见她斜趴在木框架上练单脚俯卧撑，一口气做了几十下呢。好奇心驱使，走近问大妈是不是搞体育出身的，不料大妈的答复是“退休前教的是英语”，又一次让人肃然起敬。

此时的我像个拘谨的初来学堂的小学生，眼看着大伯大妈一个个身手不凡，自己明显底气不足，怯生生不知如何是好。“来了就好，出来动动总比躺在床上睡懒觉强。”大妈一边扣杀一边鼓励着。

是呵，来了就好。这里的人们热爱生活，喜好运动，天天演绎着全民健身的生动故事，为“生命在于运动”这句经典作着现实的诠释，我为何不加入他们的行列呢？

那路 那港 那地

葛卫永

近日再回穿山，看到柴桥高速出口已建成并通行了，出口处的立交桥也呈现出四通八达的状态，就连以前的农村公路也变成了等级公路。想不到离开穿山才三年，变化竟如此之大。

穿山位于宁波东南方向，距离宁波约四十公里，古时因盐场与庙碶而闻名于甬，同时又有良港添冀，只是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因港浅位置又偏远，在发展上渐渐失去了优势。

我二十年前分配至穿山工作时，印象最深的就数宁波至穿山的那条铺满沙子的土路，还有就是在这条路上疾速行使的各型中巴车。在路上行走，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是常事；而坐车的人随着车在高低不平的路面行驶，常常出现晕车呕吐的现象。我们经常自我调侃：坐一趟车也是“体力活”啊！

当时最麻烦的还是国道线上经常出现拥堵现象，走走停停，甚至有时堵起来心里也没个底。记得有一次从穿山到宁波，坐了三个小时车，早上出发中午才到；等办完事后，又要担心回程车的时间点。由于当时的路况较差，过了晚上六点以后，就没有回单位的车辆了。一次由于办事时间较长，错过了乘车时间点，急忙中只好叫了一辆出租车，去“围追堵截”中巴车，着实让马路上的人看了一出“精彩”大戏。

后来，随着大榭岛、穿山港的开发力度不断加大，穿山边上也相继建成了大榭公铁两用桥、集装箱一通道与二通道，并建起了陈华立交桥，使得我们的出行不仅有国道、省道甚至还有村道可以选择了，穿山半岛也因此由交通末端变为“交通枢纽”，彻底改变了半岛的交通状况。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巴车也全部换成了公交车，对行经路线也进行调整并优化升级，相继开通宁波经穿山至大榭长途公交线路和北仑城区内的区间线路，时间与行程大大缩短，到宁波也变为“夕发夕至”，晚上有急事，也找得到车了。

当然在我工作的过程中，最有幸的还是参与了北仑港穿山四期水上工程辅助建设，见证了从第一根桩下水到全部完工的全过程。前两天，参观后发现这里不仅有北仑港四期工程，还完成了北仑港五期工程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大型港口。有集装箱码头、矿石船码头和油品船码头。停靠过世界级超大型集装箱船、大型铁矿石船与LNG清洁能源船。

目前已开辟世界各地航线近90条，与沿线20个港口结成友好港，成为宁波舟山港突破10亿吨货物吞吐量的主力军。铁路、公路直通港区，使货物转运更为便捷，通过穿好高速直接运往全国各地，真正实现了“港通天下”的愿景，成为无水港地区的前沿之地，也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港口。当初刚建时，谁也不曾想到，不通水、不通电、不通公路的偏僻之地，会成为全球三大最大单体集装箱码头之一。

随着公路的拓宽、航路的延伸，穿山也由荒凉之地成为经济开发的热土，相继有大型超市与品牌大公司进驻，建起了大型物流园区和多功能开发区，它正悄然改变着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使农村的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滋润有余。

现在的穿山所在区域已有了地铁1号线，明年还将完成延伸段的建设，使北仑、镇海、宁波连成一个交通圈，这必将大大提升人们的出行速度。这一次来穿山，还体验了北仑区域高速免费通行的优惠政策，互联互通的高速路网，给出行带来了极大便利。

行走于山水相间的穿山，看到陆上、海上顺畅“交通流”，由衷地相信，穿山的明天会更好！

缑城解放路记旧

应敏明

宁海老底子称缑城，地儿不大人亦不多，城里只有几万人，其中一半还住在山坡上。

缑城那条中大街，当年就是山冈。中大街南面有几条老路，从西到东，依次是兴宁路、龙灯墙、避司弄、解放路、桃源路，这五条路除了避司弄，其他四条都通到南门的洋溪边。解放路旧时叫南大街，据说是上世纪60年代改的名。解放路窄窄的，仅三四米宽，路中央是石板，两边由洋溪捞上来的卵石铺就；路弯，呈蛇形，两边是密密匝匝、低矮沉闷的百年老屋。以今天的眼光看，称之为大街，不免有点可笑。这条路，落差还蛮大，从南到北，阶梯式上升，仿佛梯田，一层又一层的。梯田长出庄稼，这里则长出一户一户的人家。

我母亲的娘家就在离解放路不到二十米的文明巷三号，那是座清代的木结构四合院。外公外婆早年生活在上海，都是洋派的人物。外公能说一口流利英语，民国时给美国人当过翻译。我出生在外婆家，因为降世于凌晨一时，外公给我取名叫“一鸣”。我从小由外婆带大，对周边一带烂熟于心。

离外婆家很近的三隍堂口，有家成衣社和鞋革社。三隍堂口的成衣社，是缑城当时最著名的裁缝店，集体的。店里有许多辆铁车（缝纫机），人们经过三隍堂，大老远能听到“哒哒哒”美妙的缝纫机声。成衣社的裁剪大师傅叫炳夫(音)，他和我父亲关系不错，空闲时还会带上一把花生米，到我家和我父亲喝上一盅。那年月，我们全家的过年衣裳都是请他做的。我叫他炳夫叔。炳夫叔上身魁梧，下肢瘫痪，一天到晚就坐在成衣社门口裁剪台的后面。记忆中，他的脖子上总挂着一根长皮尺，从未取下，就像长在身上一般。炳夫叔手艺好，人也和善，大家都喜欢去他店里做衣服。有趣的是，高中毕业参加工作那年，母亲领我去炳夫叔处做了件卡其布中山装，但我穿上后，觉得怎么也不合身。

成衣社的隔壁是鞋革社。鞋革社的女会计叫金梅，是我母亲当年的闺蜜，我叫她金梅阿姨。金梅阿姨长得白白胖胖，慈眉善目，讲话声音很轻，经常来我家串门，和我母亲一聊便是半天。她的丈夫叫老王，个子不高，人清瘦，是解放战争中的渡江战役前参加解放军的。老王虽然打过仗，脾气却温和。没想到的是，日后，我竟然还跟老王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了一段时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关镇政府办公室设在解放路58号的顾宅(顾宅50年代被政府征用)。顾宅是当年一位叫顾鸿章的南洋华侨的房产，占地900平方米，是花园洋房。门庭上挂着当年同盟会领袖题的匾额，显示着顾家当年的显赫。我印象最深的是，顾宅中堂的门扇镶嵌着五颜六色的进口玻璃，地面铺的地砖也是进口的。院子里还有荷花鱼池和八角凉亭。那年月，我父亲在城关镇政府工作，也就每天在此上班。我和镇干部的一帮子女，就经常在中堂的地砖上打滚、打木旋，在花园里捉迷藏。让人唏嘘的是，1976年政府落实国家政策，将顾宅归还给了顾家，此时，一生爱国爱乡的顾鸿章先生，早几年已在离顾宅不太远的水角凌的一间破旧房子里去世。

解放路旁还有一口石板井，原是应家祠堂里的应家私井。该井所处地势低，水源旺，水质清。应家人为了方便邻里汲水，就扒掉了围墙。应家在缑城很有名，大画家应野平就是应家人。小时候每逢干旱，我和父亲就会提着水桶去解放路的石板井汲水。今天一想起那口石板井，我们全家仍心存感激。

当年外婆家附近还住着一位赫赫有名的根雕大师李云波。李云波做根雕，从不上山乱挖乱砍树根，根雕料都是从柴夫手中买来的，真正是化腐朽为神奇。1963年李云波去世，据说，出殡那天，许多人前去送行，场面盛大。我有幸收藏了一件题有李云波先生落款的根雕作品：《寿翁》。

解放路是条很老的路，人文底蕴绵厚。当年的解放路是缑城人口最稠密的地方，正是缑城的中心。解放路的北端不远处是当年的县衙，今天的县政府。三隍堂口的东面离城隍庙很近，缑城大户柴家也在此。顾宅的西边不远处是缑城曾经的孔庙。解放路是一代又一代缑城人抹不去的记忆。今天，随着城市化建设的推进，解放路已开始了全面的拆建。老解放路已基本拆建完毕，只剩下一片瓦砾。庆幸的是，像顾宅这样的建筑作为文保单位被保存了下来。

那天，我独自站在解放路的瓦砾堆上，夕阳西照，几只飞鸟盘旋，这景象多少令人有些伤感。我想象，过不了多久，这里又将林立起新的高楼大厦，此地又将变得繁华。历史似乎总是这样，它永远不会冷清，就像戏台上的“出将入相”，你方唱罢我登场，一场烟火冷却，总会升腾起另一场热烈的烟火。这是情理，也是人世的定律。